

# 小小说二题

► 牛娅娅

## 清水镇的一把油纸伞

你见过那个在夜晚伫立在桥头的漂亮女人吗？那是一个极美极美的女人，她身穿月白色的旗袍，胸口绣着一只极其灿烂的金丝牡丹，伞面上亦是一朵金黄的牡丹，另一只手始终捏着一块偏蓝的白手帕。据说她时常站在桥头掩着那块手帕呜呜咽咽地哭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清水镇到处弥漫着一种悲伤绝望的气氛，这气氛像雾一样弥漫在清水镇的每一个角落，使得清水镇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只留下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

我时常站在窗前，十分渴望见一见那个女人，纵然听说见过她的人都说是要死的，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，也没有听见过她的哭声，反而听见女人打孩子的声音，男人咒骂的声音；见过更夫敲更，走在刚落过雨的石板路上，一长一短的打更声传得很远很远，似乎飘过了整个清水镇，那么孤单，那么悠远。

那个时候世界都是昏暗的，所有的人都近乎绝望，我与萧来到了清水镇。我不明白，萧有什么好怕的呢。我们准备在清水镇结婚。我们自幼一起长大，我们的结合亦是双方长辈所期待的。

自从搬到了清水镇，萧更是一天天地恐慌起

来，害怕外面的战火蔓延到清水镇来，但清水镇上的人从来都不怕战火。他们只怕传说中的那个女人。

有一天夜里，我倚在榻上读《浮生六记》，正读到芸欣然告余曰：“丽人已得，君何以谢媒人耶？”萧闻进来说：“我看见过她了。”我抬头：“谁？”“就是那个在桥头哭的女人。”我放下书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才说：“也许是她家的女孩子受了委屈吧，我以前受了委屈不也是跑出去哭一场的么？”萧接过我手里的杯子放在桌子上说：“谁家的女孩子大半夜的跑出去哭，还打着伞？她一定是鬼！”我站起来扶萧坐下说：“你呀，一定是这些天为了筹办婚礼太累了，把想的事当真了。”萧猛然站起来叫道：“他们不信我，你也不信我！”萧走出门犹在说，“我真的看见她了。”

清水镇的恐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镇上有人失踪了，最先失踪的是赵呆子，有人看见赵呆子在河边洗脚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。接着失踪的是张屠夫，再后来是李旺才。

萧自从说他见了那个女人以后，整天躲在房子里，害怕见人，害怕见光。我想他是病了。

我一直都在等，等有一天萧的病好了，等外面的世界安静了，我们就一起离开清水镇，努力忘记我们在清水镇的生活，甚至忘记世间有一个清水镇。

萧突然好了，他说好久没有见阳光了想去外面走一走，说着就走出去了。起初我没有在意，可谁知道我一直等到日落他都没有回来。我知道出事了。当

我跑到桥头已是深夜。在清冷的月光下整个石桥似乎发出淡淡的光来，栏杆的阴影下静静地躺着一块怀表，萧的表。我把表紧紧地握在手里，悲伤得哭不出声来。

萧失踪的那天，有人在黄昏时看见萧坐在桥头，旁边站着那个传说中极美的女子。

在萧离开的第七天，我站在桥上望着远方，远处的水面上漂来一件东西，等近了捞上来一看却是一把油纸伞，伞面上是一朵金黄的牡丹。

从此以后，我总会在深夜撑着那捡来的油纸伞站在桥头上，我相信总有一天萧会顺着河水回来。

## 海之子

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可他却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我与他相逢在海边，我们对着大海张开双臂，任腥咸的海风舞乱我的长发，任来自远方的海浪打湿彼此的衣衫。在寒冷的夜里瑟瑟发抖，然后相互拥抱，希望可以为对方抵御寒冷。

我们都疯狂地爱恋着大海。他对我说：“我是大海生的，我是大海的儿子。”我笑道：“这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是大海孕育的，我们都是海之子。”

我枕着他的腿躺在沙滩上，他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，一边讲一些细碎的往事，还有模模糊糊关于太阳的话题，我记得他说太阳是世上最温暖的东西，他感恩太阳，他崇拜太阳。

而我用几近挑衅的口吻说：“温暖的阳光亦极适宜滋生罪恶。”

“不相信太阳的人都是背弃了神的人。”他果然生气了，亦是我唯一一次见他生气。

“神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”

气氛有些凝结，我们都沉默着，我想向他道歉，虽然我并没有错，但毕竟是我否定了他的信仰。

“起来，我们去吃点东西。”他拉起我，最终是他先开了口，他带我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饭馆。

他问我想吃什么。我想了想才告诉他我想吃面条。他替我擦了擦椅子说：“我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穷困了，不必再替我省钱了。”以前，难道我与他是旧日的相识吗？为什么我对他的记忆呢？可我也从未觉得他陌生过。

我们喝着二锅头，就着一块钱一包的劣质香

烟，讲一些仿佛很遥远的事情。他讲他的初恋，说那个他深爱的女人嫁给了别人，遇见了他理也不理。我讲我偷偷喜欢的男孩，从来都不用正眼瞧我。他在烟雾缭绕中哭了，我用拿烟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烟灰顺势掉在他的衣服里，“别说了，我们注定要一个人孤单。来，喝！”我端起酒杯，就着眼泪一饮而尽。

我透过小饭馆肮脏的玻璃看见马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，饭馆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强打精神的老板。

我记不清我们喝了多少酒，抽了多少烟。埋单时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对老板说：“如果我给你念一首诗，你能不能不收酒钱？”老板咧了咧嘴，露出一口黄牙说：“如果你不读诗我就可以不要钱。”他的脸色瞬间灰白了，我连忙扶住他，一只手掏出钱扔在桌子上，说：“不用找了。”在老板低头取钱的时候，我顺手拎起一只酒瓶砸在他头上，那声音就像敲在木头上一样。看着老板倒在地上，四周静悄悄的。

我们彼此扶持着走出小饭馆，我抱了抱这个比我还瘦小的男人，对他说：“不哭。”他抬起头问我，“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的诗？”

“因为，他们的灵魂死了。”我抽尽最后一口烟，把烟头弹落在一个小水洼里。

“你会喜欢我的诗么？”他用泛白的衣袖擦了擦眼泪，然后仰着头问我。

“会，我比你想象的爱。”他笑了，他笑得像一个孩子一样无邪，脸上还挂着泪水。

“明天，我要走了，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他掏出一支烟。

我一愣，“去哪里？”然后默默地为他点上那支烟。

“去山海关。”他吐出一口烟，“你以后要好好珍惜自己，好好爱诗，好好地挂念我。”

我向前抢了一步企图抓住他的衣袖，可是手里什么也没有，我看我的手穿过他的身体。我对着他问：“你是谁？请你告诉我！”

“我已告诉过你了，你再仔细想想吧。”他微笑着在我眼前逐渐消失。

我从梦中惊醒，四周是令人绝望的黑夜，我问自己他是谁？脑中蓦然闪过：“我是大海生的，我是大海的儿子。”

大海的儿子，一个我要用一生去感念的男人。